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我用德勒兹理论成功预测特朗普当 选

美国大选与哲学

沙织

沙织
我用德勒兹理论成功预测特朗普当选
美国大选与哲学

<https://mp.weixin.qq.com/s/xL2zFGtFk8iO05uWTG0Wkw>

nightfall.buzz

注：我指的主要是《反俄狄浦斯》将反法西斯视为第一任务的观点的启发，以及《千高原》对法西斯的界定：

每当一部战争机器被安置于一个黑洞、一个凹洞之中，法西斯主义就出现了。即使是在【民族社会】主义 (Nationalsozialismus) 国家已然被建立之后，它也仍然需要那些微观-法西斯主义的持存，因为后者赋予它一种作用于“群众”的无与伦比的行动方式。……之所以希特勒掌控了政权、而未接管德国的行政班底，这正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操控着微观-组织，而正是后者赋予他“一种渗透于社会的所有单元 (cellule) 之中的无可匹敌的、不可替代的能力”，即，一种柔顺的和分子性的节段性，以及那些能够渗透于每种单元之中的流。之所以资本主义最终将法西斯主义的经验视作灾难性的，之所以它宁愿与（在它看来是更为明智也更可掌控的）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结成联盟，这正是因为后者具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更少流动性的节段性和中心化。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在于它的微政治的或分子性的力量，因为它是一种群众的运动：一个癌变的身体，而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有机体。美国电影常常描绘出这些分子性的核心；团伙、帮派、宗派、家庭、村庄、社区、车辆的法西斯…… (p300)

因而确切地说，预测特朗普会获胜，即是确定这一点：资本主义必会不惜一切地去限制对其而言的灾难性的群众运动，而这恰恰是为了新型资本的流通。但资本主义的职能和目标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榨取剩余价值。而且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存在对微观-法西斯的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在十分危急或需要突破瓶颈的情况下才不再容忍。对无政府主义者、德勒兹-尼采主义者来说，反法西斯是融入生活的。**下面是正文，写于7月和9月——**

选自平等、联盟与反联合 | 从无政府主义辞典到特朗普的举措
2024年07月21日

谁想刺杀特朗普

有趣的是，最近特朗普宣布的移除失控官僚，改组武器化的部门和机构的十项拆除“深层政府”的举措，似乎也符合“始终保持其能力”、“拒绝屈从”的联盟原则。我们早就知道，美国资产阶级曾盗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

声明：

用德勒兹理论成功预测特朗普当选不是说要把德勒兹的理论用于政治预测——德勒兹并不研究政府理论和政治政策；而是说政治无法超越德勒兹和诗歌，是说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透彻。用帝国和资本主义公理来支援某一领域的资本运作的哲学中人，企图用金钱的真理恐吓人类的努力和心智，这是非常可耻的，例如那些键政人，用自己对马克思的曲解以及失败的列宁主义进行的预测，作为一种针对反资本主义的诗歌力量的互联网政治，同时也是作为糟糕的军事遗产，都遭到了巨大的失败——他们一向认为民主党会因其背后财阀的雄厚实力而获胜，进而让这一竞选机器的逻辑污染任何话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无政府主义有一个反对投票的传统，并且在大选后总是上街破坏）——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在互联网鬼话连篇、招摇撞骗、反对德勒兹？还有什么颜面充当先锋队和引路人？简言之，民主党的套路失败了，这是它的控制理论和社会分析的失败，效仿和推崇这种金钱大战策略的人，也不会成功。

我们在根本上反对以竞选投票的逻辑促成和瓦解社会关系，反对以竞选投票的方式侵犯自由和边界。哲学不是竞选，诗歌不是投票，情感不是坦克下的发明。

如今看来，他们可能也在使用无政府主义的其他概念。这是因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反法西斯理论。特朗普遭到暗杀，失控政府或竞选程序失控的严重性，背后都有法西斯资本主义的运作。而这种运作在我们看来，就是通过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支配秩序来实现的，手段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在并不真的进行有效联合的情况下。

尽管特朗普只是在其位谋其政罢，但相比而言，印度政府就不可能有这种动作。也有很多失控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反而以失控为荣，就像有些大学文学系以文学已死为生命。文学里还有文学吗？或许只有轻浮。就这种以南辕北辙为胜利的地方，可以说，已经活过最后一条神谕了，但仍在坚持。

当特朗普声称要向某些示好的亚洲地区收取保护费，这可能并不涉及多边国际关系，而是对某种意义上的“联盟经济”观念的全盘否定，这对帝国公民来说有些讽刺：帝国已经不理所应当为他负责、解决他的困难。这反而显得特朗普十分真诚，给政治加了点莫名的情绪人味——有问题找白宫因为它承诺了人类什么，这招不灵了；你如此理所应当，那么当你有所不满再站队时，也会把所有有问题扔给他，他就先嘲你没能力，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让你认清自己。他遵从的是也是关系的亲和力原则，有点远小人的味道，他们容易引人间谍战。这方面的应付和精力浪费显然越少越好，太不值得，还有掏空自己的风险，这和他拆除深层政府的政策是吻合的。

有人说特朗普这次被枪击，可能牵涉到利益集团之间的分赃政治和轮流坐庄，在支持并让他代表后，没轮到自已，气急败坏了。但是，能气急败坏到这种地步的人，是够不上不上跻身利益集团之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圈层、位面的，他们更擅长利用竞选人或政治龃龉炒股、赌博，大概率是从敌对利益集团或竞争对手那里来的，属于空手套白狼，他们把自己设想成利益集团但没准还是蚕食势力，由一个资产阶级内部地位较低或产业模式衰微的阶层构成，又要赶潮流又要不服气，当然也可能涉及一些想和美国政府开玩笑的国家。特朗普要拆除的估计就是这种势力，马斯克就顿时兴奋了，从现在开始每月资助 4500 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所以，特朗普的移

民政策可能针对的并非普通移民而是意在敲打理所当然的合并（所谓的联合）再轮流。一旦他们轮上那还会有轮流吗？会一劳永逸地轮断！轮流这词，说的好听。所以还真可能有超出多党竞选的东西，一种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民主竞选矛盾的资本主义，直接危及美国的存在论根基。如果说那是法西斯资本主义呢？它自身无法形成新商品的全球市场，也不深耕它的资本主义职能，无力在其位谋其政，但觊觎霸主地位。很多道理都相通，就像中文系、英文系觊觎莎士比亚，但压根没搞文学，文学称不上文学，但代表文学，比文学更像文学。

法西斯糟蹋一切，虽然法西斯也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甚至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也会成为它的糟蹋对象。因为法西斯其实让市场单一化，削减市场多样性，过不了多久就会影响国际资本流通。这和它在情感上形成的僵化阶段是一致的。在法西斯那里什么都不会产生，交流、交融、对话、共享、交换、影响等等，它输出的是不可能性的“一”，是末世论和抑制症，然而，它想让自己是最后一个死的，也就是说，是活到最后的。最后一个死，是它的资本主义动力，在资本市场上它并不感到疲倦，它要狠狠地分一杯羹，要踊跃投机，但这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动力。特朗普作为大资本家的代表，并没有让机构的职能走向其反面，包括美国政治传统，但法西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式热衷，变得完全反动。特朗普有理想，那理想是虚无的；但法西斯主义没有理想，这没有理想却想要占领一切，换言之，通过死亡和血的反创造性活动占领一切，它要进行的归摄和死亡一起到来，把一切变成与其本性抵触的东西，或与死亡一致的东西。

估计这让特朗普也难忍，要不是法西斯，资本家之间的竞选规则就很难被扰乱。因为要是反对国家的人，那就不会扰乱竞选，而是建议人们放弃投票，让以竞选为代表的虚假民主能够中断，他们不希望有的，是一个总统和政府的概念。每一个逻各斯的世界都矗立在其概念的实践之上，从而以一种虚假的实在论的唯名论替换了名字中内含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拥有的权力并不等于权力感，攫取权力也不等于权力感有所增长。在成功当选总统后，一个人实现的理想未必有一个作家实现的理想重要。一个作家的理想，不会妨碍任何人，除非人们有总统的概念。而法西斯在刺杀总统的时候，

还会梦想制造一个全球总统，一个总体国家的总统，仿佛一个末日统治者，从此时间凝固。这毕竟影响特朗普实现自己的总统理想，对他来说，权力的实践只能在总统职位上进行。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最后，情况变得有些有趣，但对我们来说，只有到处存在的反抗统治的力量真正联合才是希望，在每一种统治逻辑失效的地方，才存在堪称英雄的崇高意象。

选自安那其文化生态与西方核心秩序神话 | 远离魔怔人
2024年09月04日

这篇文章不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而是从宇宙哲学或“让形而上学运动起来”的宇宙结构论视角，描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因而它也能够说明为什么美国或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当拜登认为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是对美国的污蔑，仿佛美国衰落了一样，但美国仍然领先于其他国家、处于引领地位时，他当然是在给自己找补，但这却揭示了美国不是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否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在建立全球霸权了——然而美国是在国际关系中作为国体存在的，例如特朗普承诺与中国搞好关系；另外，奥巴马的理想是建立世界政府而不是发扬无政府主义，是秩序和权力集中的最大化的“一”，而不是多样性。

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不是靠殖民地经济，而是市场与政府关系。谁认为美国不在乎政府质量那就错了，因为多党选举制是每个西方国家的基本构架，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西方国家。操纵竞选的资本，也不是对一个领土进行殖民，而是对民主程序和政府治理进行干预。谁当选其实跟我们关系不大，但从感受上来说，给民主党投票的肯定是不在乎让美国印度化的，真的，竟然接受把对印度那一套用到自己的政府中来。所有支持民主党的人都认为有钱有威力，自己也能受益，从智力前瞻性和品性上都不高级。但民主党真能给他们带来钱吗？难道马斯克和扎克伯格是笨蛋吗？民主党（政治上其实是右翼）的法西斯倾向会妨碍资本流动，带来金融腐败，所以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不是简单地赞成或支持特朗普，而是看到有和他一起战斗的需要，或许更多这种资本家会加入进来。这一切都在西方文明的国家框架内进行。